

中國革命女英雄 秋瑾

謝 康

「江漢秋陽，婉列羅蘇三鼎峙；

黃墟碧血，低徊肝胆一崑崙。」

湖山俠骨聯語詩話

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女革命家秋瑾女士（1877-1907），一生事蹟，轟轟烈烈，可歌可泣，於辛亥武昌起義前四年，在浙江紹興，拋擲頭顱，成仁取義，為革命犧牲奉獻。同時由於她的精神感召，更助長了 國父領導下的革命高潮。後來在杭州西湖西冷橋畔，有莊嚴的墓地，名「俠女遺阡」，與岳王墳、于謙（忠肅公）廟為鄰，浩氣英風，長為湖山生色。名詩人陳去病憑弔「俠女遺阡」詩云：

「松柏何年許再青？最淒涼是一西冷
。臨歧敢與湖山約，築個秋家風雨
亭！」

此詩悲涼淒切，頗似女性柔弱的口吻，但弔往傷懷十分哀慟，關於風雨亭的故事，留待下文再談。現在請讀者看看上面所引那首對聯，比較上更能配合本篇的主角——中國革命偉大女英雄

的壯烈氣概。此聯第一句「江漢秋陽」乃指秋瑾的人格高尚純潔，好像用長江和漢江的水來洗濯過，秋天的太陽來曝曬過的一樣，語句原出孟子：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次句「婉列羅蘇三鼎峙」，是說秋瑾的精神和名氣，可以和法國女革命家羅蘭夫人及刺殺俄國沙皇亞力山大第二之女俠客蘇菲亞女士，在歷史上是鼎足而三的名女人。其次「黃墟碧血」，

指她為國事而斷頭流血。最後一句「一崑崙」，即唐人說部所謂義勇的崑崙奴便是。（參拙著「詩聯新話」（六十六年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第十節。與秋瑾同時代的為國殉難名人譚嗣同在獄中題壁詩，有「去留肝胆兩崑崙」之句，似指當代兩個著名的俠客大刀王五等人，他們都是像古代的游俠如荆軻聶政，肝胆照人的勇士。筆者認為上文所錄的那首對聯「肝胆一崑崙」和譚嗣同詩「肝胆兩崑崙」，無論是一個或兩個崑崙，都是借用來表示義勇精神的意思。（參左舜生：萬竹樓隨筆釋譚嗣同獄中題壁詩）譚嗣同殉難於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秋瑾就義於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中間相距九歲。他們都是近

代史上取義成仁的烈士，可與黃花崗諸烈士並垂不朽的。

紹興世家器識不凡

紹興為浙海名勝地，大家知道它以紹興黃酒及紹興師爺（從前在衙門裏辦文案及刑名錢穀的幕僚人員）著名，此地原名會稽，是春秋時越王勾踐時刻不忘「會稽之恥」的復興基地。又名山陰，即東晉時王羲之作「蘭亭修禊序」所說的這個有紀念性的地方。紹興城南邊有一個鏡湖，又稱為鑑湖，風景優美。近百年來，也許因為地靈人傑或文風頗盛的關係，所產生的知名人物頗多。（其中也可能有些壞蛋分子！）如杜亞泉（一八七二—一九三四）、徐錫麟（一八七三—一九〇七）蔡元培（一八六七—一九三〇）湯壽潛（？—一九一七）、陶成章、周作人及魯迅兄弟、朱自清（一八八八—一九四八）許壽裳（一八八七—一九四八）等。在一縣之中百年之內，有這許多一流人才，真不算少了。但這些人才，都是男性，更難得的是紹興出了一個鼎鼎大名的革命女豪傑秋瑾！

前清光緒三年（西元一八七七），當國父十二歲、蔡元培十歲、徐錫麟和梁啟超都是剛有五歲的時候，秋瑾女士誕生於她的祖居紹興城南門的暢堂內。她的父親秋益山先生書香世澤，也是科舉出身的仕宦人家，從五歲起就教她認字讀書，並於到福建省做官時，帶她和家人到他的任所。從紹興到福建沿途所經，風光旖旎，使她從小就對旅行觀光發生了興趣，在這兩個省區，她看到許多美麗壯觀的山水，和不同的出產物，在她幼小的心靈中，留下美好的印象，也增加了不少的見識；並且逐漸認識各地的風土人情和民間生活的辛苦。

大概在十五歲的時候，古人稱爲女子及笄的

年齡，小秋瑾已長得亭亭玉立相貌美麗大方，兼有相當的學識和才幹了。她父親所教給她的經、史、子集、詩詞歌賦，她讀了很多，而熟讀成誦能背得出來的，也不少了。但她還不自滿足，時常在父親的書房中，自己找書來看，同時她也練習寫一些文章和詩歌，請父親給她批改。那時雖是自強運動時代，但還沒有廢除科舉，男孩子讀書，還是準備考中科舉，學而優則仕的。可是秋瑾不是男人，沒有考科舉的份兒，她的父母親還是依然照幾千年遺留下來的規矩，安排她將來還是要嫁給人家，作爲他的終身歸宿。雖則她的雄心，比普通一般男孩子還要強些。她的民族意識，由於讀了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黃宗羲（梨洲先



鑑湖女俠革命英雄秋瑾女扮男妝留影。

生）的「明夷待訪錄」，以及其他明末遺老的一些筆記，孔尚任的「桃花扇」、顧炎武（亭林先生）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法國聖女貞德，與女革命家羅蘭夫人的故事、她心中很受啓發和感動，民族意識，潛滋暗長。她以爲「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兩句話，只是把責任放在男人肩上。其實女人也是人，爲什麼不應該同男人一樣，對國家也負一些責任呢！

因此，她這個十多歲的小姑娘，就和中國古代的花木蘭和十五世紀（一四三〇—一三一）法國的聖女貞德一般，決定了要替我們的民族國家做一番非常偉大的事業，勇敢地挑起了革命排滿的擔子。

她曾作有「感事」詩一首云：

「竟有危巢燕，應憐故國駝。

東侵猶未已，西望計如何？

儒士思投筆，閩人欲負戈。

誰為濟時彥，相與挽頽波？」

從這首詩，可看出她的愛國熱誠。她另有一副「題動石夫人廟的對聯」說：

如斯中帼女兒，有志復仇能動石；

多少鬚眉男子，無人倡義敢排金。

此聯所說的「排金」，就是排滿，金和滿洲都是鮮卑族。這動石夫人廟，建在浙江的天姥山上。據傳說：宋室南渡時，金兵曾追趕到天姥山下，這個女神於是大顯威靈，山上的大石頭，紛紛地滾下來，壓死了很多的金兵，其餘的金兵，不能通過，只好退回北方去，南宋王朝因此定都臨

安（杭州）百多年。這雖是一種傳說或神話，但秋瑾的民族情感和同仇敵愾之心，正在這一副對聯中表示出來了。

婚事國事感慨興嗟

秋瑾的別字，叫璦卿，又號競雄，一名「鑑湖女俠」。鑑湖就是紹興的鏡湖，離她的祖居不遠。她自從跟隨父親到福建住了幾年，其後又因父親調到湖南做官，她也到了長沙和湘潭這些地方住下，這時她已經是十八九歲的美人了。當他十八歲的時候，孫中山先生正是二十九歲的青年，這一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方喫了敗仗。但當前方軍事喫緊的時候，慈禧太后正做大壽，北京城和頤和園，都在歌舞昇平。李鴻章——這個自強運動的領導人物，北洋海軍陸軍的統帥，却在仰屋興嗟束手無策。這時，中山先生北上帶着一封萬言書，原想見他獻一些救國大計，但亦無法會見到這位忙於軍務的大臣。先生於是就由上海放洋到檀香山，號召僑胞，秘密組織興中會，在海外及香港等處，開始進行顛覆滿清政權的活動。但因事機不够嚴密，廣州起義失敗，犧牲了英俊勇敢的革命先鋒陸皓東同志。這件事當時震驚了全中國，秋瑾第一次聽到了革命運動已在南方的廣州爆發，並在香港和海外華僑中開始發展的消息，她心中暗自歡喜，原有的一點民族思想更隨着增長起來，希望有一天能參加革命的實際工作。

但是，在當時社會風氣、交通情況和她的家庭環境之下，一個「在家從父」的弱女子，不可

能和遠在香港或檀香山的革命黨的祕密組織取得聯繫的，她只有望洋興歎罷了。何況，女大不中留，她父親選擇女婿雖然很嚴，多少媒人來提親，都不合意。但她終於在十九歲那年，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給了湘潭一個有錢的紳士之家的兒子，姓王，名廷鈞，別號子芳。這個王廷鈞，也是一個讀書種子，但還沒有什麼科舉功名，雖然是「洞房花燭」得了一個才貌雙全的太太，總算是美滿姻緣，三生幸運；但沒有經過「金榜題名」，而想從科舉的正途出身，取得做官的資格，那是不可可能的。但當時吏治腐敗，賣官鬻爵，已大開方便之門，這叫做「捐官」。因此，無論什麼人只要出得起錢，想做官嗎，就可以走「捐功出身」的路子。王廷鈞家中有的是錢，於是動動手腳，花了不少銀子，就捐到了戶部郎中的官銜，在和秋瑾結婚的第二年，就攜同眷屬，到北京做起官來了。

當時的北京，在慈禧太后擅權恣肆，荒淫腐化的領導作風之下，官場的腐敗虛偽，寡廉鮮恥，相習成風。光緒帝，雖有心做好，但欲振乏力，終至弄到百日維新失敗，他也失掉了自由，被軟禁在瀛台裏面，度其淒涼寂寞的歲月。而女獨裁者慈禧老佛爺，則作威作福，既殺了六君子，放逐了翁同龢、張蔭桓等。懸賞通緝康有為、梁啟超；又盲目排外，縱容拳匪，釀成義和團事件，終至倉皇西狩，醜態百出，笑話也百出，這都是秋瑾住在北京的那幾年所親見親聞的慘劇怪事。結果更使她痛恨滿清政府的無能，增強她摧毀這個腐敗政權的決心。

但中國倫理，忠孝傳家，經滿清統治了兩百多年，民族主義精神已消滅殆盡。太平天國排滿運動，是民族精神的曇花一現，其所以被湘、淮軍打平，忠君思想的力量，當然是一個最大的原因。曾國藩、李鴻章等延長了滿清統治五十餘年，在光緒末年（一九〇二）奏定設立學堂章程時，張百熙、張之洞的奏摺開宗明義的說：「立學宗旨，不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忠君既是欽定教育宗旨的第一要務，革命便是叛逆，於是中山先生和幾個革命同志就成爲「四大寇」了。

那王廷鈞只是一個庸庸而多厚福的人，他既用捐官的方法，到北京來過官僚生活，當然不會有推翻滿清這種革命思想，因此他和秋瑾在這方面是氣味不相投的。秋瑾覺得想要鼓勵他的丈夫，改變他的思想，使他贊同革命，既然絕不可能，在替他生了兩個小孩——男名王沅德、女名王燦芝——之後，秋瑾已開始厭倦了這種平庸呆板的生活，爲着實現她的革命理想，他亟須擺脫家庭這副枷鎖，又非得遠走高飛，去到外國留學不可。

京華閨友生平知己

在北京住的時期，秋瑾除家庭生活，養育一子、一女之外，也有她底社交生活。由於丈夫的同僚好友無錫名士廉惠卿的關係，認識了廉太太吳芝瑛。這位吳女士是當代古文大家桐城吳汝論的姪女。由於家學淵源，芝瑛從小受叔父的教導，加以自己的天才，聰穎好學，對於中國的文學，歷史事蹟，相當地精通，同時也像秋瑾一樣，長於詩詞，性情也很豪爽。她們倆一經認識，都相

見恨晚，有如魚得水之樂，不久便結誼金蘭，成爲異姓的姊妹了。芝瑛年紀大兩歲，認秋瑾爲妹妹，秋瑾就稱呼她爲大姊。爲着慶祝和紀念她們倆超友誼的姊妹關係，秋瑾當時寫了一首七言律詩：

「曾因同調訪天涯，知己相逢樂自偕

。不結生死盟總泛，和吹墟虎豹應

佳。芝蘭氣味心心印，金石襟懷默

默諧。文字之交管鮑誼，從今相愛

莫相乖。」

這首詩表現出作者的才華，和感情的豐富。它底大意是說：我走遍天涯，找到一個知己朋友，感到無窮的快樂。我們進一步結成生死的盟誓，使親姊妹的感情，充分和諧地流露在詩歌音樂裏面。我倆的氣味相投，如同芝蘭的芬芳，我倆的契合，又像金石般的和諧永固。願我倆追縱管仲和鮑叔的友誼，成爲永久而不相離棄的患難與共之交。我們從這首詩所流露的深摯友情的發展和吳、秋兩女士的生平行誼，可證明這兩位異姓結拜的姊妹。她們的交情，真可比得上東漢時范式、張劭的生死不渝之交，和三國時劉關張的桃園結義了。近代英國名詩人姬卜林（R. Kipling）所作的「千人中之一人」這首詩說到最好的朋友，不但彼此的有無可以通共，而且在危難時可以共生死，必要時陪着朋友上斷頭台的。我想：吳秋兩位女傑，就有這種爲常人所難能的風範。世間上許多同胞兄弟姊妹不和睦的，聽聞她們的交情，固應慚愧。而有些以勢利相結合，利盡則交疏，所謂「利交」「勢交」「賄交」（見劉峻：廣絕

交論）的朋友們、平日酒食交歡，如膠似膝，稱兄道弟，其親密無比。一旦這個朋友對於他，已經沒有利用的剩餘價值時，縱有緊急危難，他也相應不理，若在路上相逢，也將避之惟恐不及了。這種酒肉朋友，當然不能和吳、秋兩位由道義之交而契結金蘭，相提並論了。

除却異姓的姊妹吳芝瑛之外，秋瑾還有一個同鄉親戚陶大均（字杏南）的日本太太荻子夫人做朋友，也時常有往來。陶大均任職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相當於今日的外交部），荻子夫人是個善良的女性，知書識理，秋瑾和她談得來，她倆平日交往，無話不談。但因為荻子是外國人，關於革命的問題，秋瑾總是守口如瓶，有時話到口邊也就留住了。

慷慨從容義救王照

由於光緒廿四年八月，袁世凱告密，因而引發戊戌政變的關係，頑固的太后黨對維新派的反攻和圍剿，許多有一些新思想的知識分子，都琅璫入獄，或被殺戮，或遭放逐充軍到邊遠的地方，一連串的悲劇都上演出來了。

有一位康有爲的附和者王照（字小航）在禮部衙門做一個小官好像是什麼主事之類，（此人後來積極提倡國語統一運動，編了一套注音字母，頗有名氣，曾於民國二年在教育部召開的國語統一會中，罵吳稚暉爲「王八蛋！」吳急忙說：「姓王的不是我」使得王照啼笑皆非。）自他會給光緒皇帝上書，勸皇上到日本遊歷，順便考察明治維新的政績，作爲我國實行君主立憲的參考

，這件事經後黨告密，很引起慈禧太后的注意。「百日維新」失敗，康梁等逃亡了，王照也躲避了一個時期，後來捉拿維新黨的風聲稍爲緩和了一點，這個王照以爲不要緊了，於是因另一案件跑到刑部自首。刑部的官員們爲着討好慈禧的緣故，乃先將王照扣留起來，打算專摺報告太后處理，這一來王照的案子就要鬧大了，王照的朋友們都害怕牽連到自己身上，嚇得一個也不見面，據傳說事體很嚴重，有人還想對王照落井下石呢。

在王照被扣留的第二天，廉惠卿得到了消息，轉告訴他的太太，當天秋瑾到廉家時聽吳芝瑛談起這件事頗爲冤枉的事，認爲如有可能，應該設法營救王照。因爲他是個好人，雖則曾經附和政革新的主張，建議皇帝出國考察，這不能算是罪過。但從太后黨看來，皇帝一旦出國，跳出了太后的牢籠，甚至和反對黨勾結，那對於太后專政，將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爲着肅清保皇黨的餘孽，又非懲辦王照不可。

秋瑾是個見義勇爲名符其實的女俠客，芝瑛當然也有正義感，姊妹倆雖然都不認識王照其人，但都羨慕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很想請她們的先生設法救救王照，免得他被送入枉死城中。但又恐怕廉惠卿、王廷鈞都是現任朝廷的小官吏，未必有多大辦法；又考慮到萬一事機不密，走漏了風聲，反把他們也牽連進去，那就更不得了。正在躊躇無計的時候，廉惠卿下班回家，她們就向惠卿打聽王照下獄的消息，有什麼新的發展沒有？惠卿說：據秘密情報，問題解決的關鍵，

還得請孔方兄出來幫忙，否則……。」

「照姊夫的看法，究竟要多少錢，就可以了。結這重公案呢？」秋瑾很焦急的問。

廉惠卿說：

「據刑部方面一位張主事說：王照的家人，已張羅款項，大約還差銀洋兩千元左右，

秋瑾聽說這個數目以後，一聲不響，便趕忙告辭回家好像有什麼緊急的事情，迫不及待的樣子。

不到一星期的工夫，北京城內外傳出一件神祕的新聞，「王照被釋放了」。據說王照的案子快案由刑部奏太后將他判刑的緊要關頭，刑部衙門張主事的辦公室忽然來了一位儀態大方的少婦，爲着王照的事和張主事密談，並送了一筆爲數很可觀的款子，將刑部裏和主辦這案子有關的人員上上下下都打點到了，於是得到了好處的官員，很快就替王照開脫了。最奇怪的是這位少奶奶很會說話，帶一點浙江口音，始終不肯說出她姓名，刑部固然沒有人認識她，連王照也不認識她，究竟這人是誰，大家都在議論。只有吳芝瑛心裏有數，當秋瑾再到她家的時候，她們倆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芝瑛連忙誇獎秋瑾妹妹，這件事做得真是頂呱呱！並且用白宣紙寫成一副對聯：

「隱娘俠氣原仙客

良玉英風豈女兒」

她寫完了這副對聯，並用雙手送給秋瑾。

秋瑾送到刑部的這些錢是哪裏來的呢？一部

分是用她的首飾變換而來，一部分是挪用她的學費。

協議離婚東洋留學

說到學費，自然就牽涉秋瑾的留學東洋的問題，這件事是她革命事業的開端，也是她一生的轉捩點。

自從甲午之役（一八九四）日本戰勝中國以來，中國人留學日本，逐漸增多，由數百人增加到一萬人以上，匯成一時的風氣。這個風氣所以形成的原因，簡單說不外幾種：

第一、日本模仿西洋，維新成功；中國要自強，除直接向西洋學習外，間接亦可取法日本。
第二、取法日本，較取法歐西容易，其理由（一）日本與我同文同種，其文字易於學習，不到半年工夫，就可以看書查字典了。如果學西文，非三四年工夫，不能閱讀。（二）日本是我國近鄰，約略等於天津到上海或上海到香港的航程，也許還要近些。至於由上海坐船到歐美，大約要一個月的時間。（三）到日本不要護照，往歐美非護照不可。（四）日本的生活方式接近我國，我國人很容易適應。（五）日本生活程度遠低於歐美，每年學雜費用，並不比在上海貴多少。（六）日本的短期速成學校很多，來者不拒，因此欲速成者趨之若鶩。

第三、一九〇二、和一九〇三年，我國初開辦學堂的章程，多參考日本的學制，日本人到中國來當教習（教師）的很多，影響許多青年向日本學習的心理，（許多新名詞，都從日本轉介到中國來。）

第四、在一九〇一年辛丑條約簽訂後，清廷亦已開始行新政，辦學堂，需要很多人才，鼓勵青年留學日本。

以上略說留東學生驟然大量增加的原因，這些因素，對於秋瑾，多少發生了影響。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荻子夫人對秋瑾留學東洋的鼓勵。

留學的方針已定，贖下的就是家庭問題和留學費用的問題。因爲秋瑾這次留學和一般人的留學不同，一般人爲讀書而留學，她却爲革命和重新做人而求學。爲着要達到這個目的，她必得先解除家庭的束縛，於是請求她的親戚陶大均（杏南）和陳靜齋向王廷鈞商量他倆協議離婚並請王贈送秋瑾一筆贍養費，作爲她出國留學的費用。這個談判的圓滿成功，得來很不容易，但王廷鈞的家庭因此破裂了，秋瑾也因此失掉她的兩個寶貝兒女。他們倆這樣禮貌的分手，彼此都難免飲下一杯拆散家庭生活的苦酒，結果由王廷鈞送給秋瑾銀洋一萬元，並祝福她前程遠大。爲國珍重！

這一年正是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秋瑾二十八歲。在出國以前，秋瑾填了兩首滿江紅詞，下面所摘錄的，是兩首中的第一首：

「小住京華，早又是中秋佳節。

為籬下黃花開遍，秋容如拭。

四面歌殘終破楚，八年風雨徒思浙

。苦將儂強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兒列；

心却比，男兒烈。
平生肝膽，因人常熱。

俗子胸懷誰識我？英雄末路常磨折
莽紅塵何處覓知音？青衫濕。」

這首詞真是慷慨悲歌、壯懷激烈，沒有絲毫兒女態。臨出國前，親友們包含吳芝瑛等請她到北京城南的陶然亭給她餞行，當飲了幾杯之後，她又十分興奮地朗誦她剛填好的一闕詞：

「攜酒論文歡正好，

同心況有同情。

陽關一曲暗飛聲。

離愁隨馬走，別恨繞江城。

鐵畫銀鈎兩行字，此言無限叮嚀。

相逢異日可能遇？

河梁攜手處，千里暮雲橫。」

這些詞句，都是臨別時隨手寫來却不失其磊落豪邁之氣，也不似尋常婦女作家口吻。

東京軼事會黨軍師

民國前八年（一九〇四）的春天，正是東瀛櫻花燦爛的時節，秋瑾已隻身到了東京。一面讀書來充實自己，一面從事革命排滿的民族自救運動。她肄業的地方，叫做青山實踐女學校，同時加入留學生會館所辦的日語講習所努力補習日文日語，進步甚速。

這時候，中國留日學生已經很多了，大約東京一地，就有好幾千人，其中絕大多數是熱心愛

國的知識分子，對國事非常關懷，所組織的團體也不少，有反對滿清政權復興中華的革命性的團體，（如黃興、宋教仁等所領導的華興會）也有反對革命，擁護滿清皇帝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會，（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到第二年（一九〇五、乙巳），主張革命的各團體聯合起來，組織中國革命同盟會（簡稱同盟會），奉 總理孫先生為領袖，並發行民報為言論機關，會中人士，多是各省留日學生的精英，人才濟濟，革命勢力因此大為高漲，而那保皇會亦發行新民叢報，以與民報抗衡，發表言論常針鋒相對，但保守派的勢力，最後還是敵不過革命派的勢力。

在同盟會成立以前，秋瑾到東京不久，就參加了「光復會」，這就是她後來所組織的「光復軍」的前身。此外，她和上海蘇報創辦人陳範的女兒陳韻芬在東京發起組織一個叫做「共愛社」的婦女團體，這可見她的革命哲學，以仁愛為出發點。她還幫助陳範的姨太太鑲芬，脫離和陳範的夫妻關係，獲得自由，並且發起募捐，讓鑲芬有經濟基礎，能夠自立，這是她力求貫徹男女地位平等的主張的又一次表現，也是當年東京留學界的一件花邊新聞。

除這些活動以外，秋瑾常常在她空閒的時候，騎着一匹駿馬在山野間練習跑馬和射擊的技術，以備將來上戰場為革命効力之用。看到她騎在馬上的英姿，人家都說她是「花木蘭第二」。

又為着將來在國內起義反清起見，我們這位女俠，曾在日本橫濱參加了僑胞所秘密組織的「三合會」分部，被會眾推舉為「白紙扇」，等

於軍隊中一個軍師的地位，她因此很高興，認為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她因此聯想到以前諸葛亮初歸依劉備，就是羽扇綸巾，做一個軍師，現在她一參加三合會，就當起「白紙扇」來，將來回國時和國內的三合會加強聯繫，必然可以得來他們的助力。她這種重視會黨的看法，和中山先生是不謀而合的。

總理主盟任以重責

由於湖南革命黨人也是同盟會會友劉道一的介紹，秋瑾還參加了一個青年革命的團體，叫做「十人團」。他們這十個人以革命同志結為兄弟姊妹，其目的是為推倒滿清，重建中華，後來他們多數都加入同盟會。

民國七年（一九〇五）七月，革命領袖 孫中山由歐洲抵達日本，受到留日學界革命志士們熱烈歡迎，即刻與同志籌組大規模的革命同盟會，當同盟會在東京赤坂區開成立大會之前，即籌備會開會時，中山先生已知道光復會會員女俠秋瑾的名字和她的才能，很想爭取她入會。於是派馮自由、劉道一兩同志去和她聯絡，希望她於同盟會成立大會時前來參加。他們見到了秋瑾，即說明來意，並表示 中山先生對她的期望。她於是欣然同意說早已聽過 中山先生演講，非常敬佩，屆時一定前來參加開會，並向 中山先生致敬意。到了八月二十日開會的那一天，即由馮自由、梁慕光陪同她到會，拜見了 中山先生，填寫入會誓詞，並舉手宣誓正式加入同盟會，那一天加盟的一共有三百多人，其後陸續加入的也不少，

中國本部十七省都有同志加盟，唯獨甘肅省沒有，因為那個時候，甘肅沒人在日本留學。會後中山先生選特別和秋瑾交談知道她革命意志堅強，對浙江會黨已有聯絡，就請她和陶成章擔任浙江省方面的主盟人（主盟人，即同盟會省區分會的會長）。這個同盟會，可說是中華民國的母體，乃是由與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團體合併組織而成的。組織章程分執行、評議、司法三部，採三權分立的原則，執行部由 總理統率。除當場由全體一致擁戴 中山先生為 總理外，選舉各部職員的結果：執行部庶務黃興、書記馬君武、陳天華；評議部議長汪精衛、議員為馮自由等，（一說秋瑾亦當選評議員）、司法部長鄧家彥、檢事宋教仁等。當時會員入會誓詞有：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等四大綱領，還有三個秘密口號：

「漢人！中國物！天下事！」

都經由 總理當面告訴了秋瑾，叫她牢記在心裏。最後 總理並特別向會眾提出介紹說：

「這位秋瑾同志，別號鑑湖女俠，是我們中國女界的模範人物……也是二萬萬女同胞的先鋒隊長！……」會場上即刻爆出熱烈的掌聲來表示歡迎這位中國革命軍中的女同志——巾幗英雄！並以能得她入會為榮。

秋瑾女俠這一次響應革命領袖的號召，慷慨地加入同盟會：找到了正確而光明的革命大道，又經 總理交給她浙江方面主盟人及領導女界同胞、加強聯絡會黨的任务，這些責任非常重大，

她獻身報國的機會，正等待着她的。她的熱血跟着她的革命雄心而沸騰，她於是歌唱：

「莽莽神州嘆陸沉，救時無計愧偷生

搏沙有願興亡楚，博浪無推擊暴秦

國破方知人種賤，義高不礙客囊貧

經營恨未酬同志，握劍悲歌涕淚橫

她這首「感懷」詩寫出了一個俠女的心腸和革命烈士偉大的抱負。

和徐錫麟活動江浙

秋瑾活在人世上的時間不算長，但她畢竟是中華民族的一枝嫩芽，一朵奇葩，也就像一現曇花，在它開得最芬芳燦爛最受人欣賞的時候，不過只有兩三小時，它底花瓣，便突然間萎縮，到第二天清晨就慢慢的凋謝了。

秋瑾的生命歷程，直到最後一個階段，才放射出強烈的光輝和使人眩目的異彩。

這階段不過兩年光景，恰像已近黃昏的夕陽，使西天雲霞變幻出無邊的美景。那和秋瑾女士同一世紀的德國哲人尼采（1844—1900）在「查拉杜斯脫拉」裏說得好：

「：我們要學習怎樣死才恰當。如果死沒有能够使得生者踐履神聖的諾言，給他們一

種鼓勵，這種死是不值得紀念和慶賀的。可慶賀的死是最光榮的，為保衛國家而死，在沙場、也是光榮的，同時要能發揚一種偉大的精神。：

當你死的時候，你底精神和人格，應該吐出最後的光芒，好像太陽在落山之前，還能以萬道金光照耀地球一樣。」

秋瑾為革命而生，也為革命而死，她底死是重於泰山的。

同盟會成立後大約一年左右，秋瑾在東京的學業尚未完成，但因為 總理交給她使命的重大，和光復會徐錫麟等在長江下游一帶的革命工作，頗有進展，需要她幫忙。

她於是提前於一九〇六（民前六年）秋天回國，先到上海和蔡元培、章太炎、徐錫麟他們見面，商量革命工作進行事宜。其實同盟會和光復會這兩個革命團體，原是不分家的，雖則徐錫麟不加入同盟會，但光復會大部份會員，都在東京和上海等處，分別加入同盟會了。

徐錫麟是秋瑾的同鄉，紹興人，年紀比她大四歲。錫麟別號伯蓀，家住紹興府會稽縣的東浦鄉，小時候很用功讀書，考中了秀才、鄉試又中了副榜（即副舉人）。但他對於科舉並沒興趣，却喜歡學天文，算學和地理，曾在新成立的紹興府學堂當算學教員。又在他家鄉創辦一間小學堂，到日本游歷一次，回上海和同鄉蔡元培、陶成章，等組織「光復會」。後來他又在紹興創辦「大通學校」，藉此和浙江各地的會黨頭目秘密聯繫，準備作為將來推倒滿洲政權，光復漢族江山

的一個據點。他的太太名王振漢，她取了這個名字的意思，也就是要光復故物，「振大漢之天聲」的，她和錫麟志同道合，正是一對標準的「革命夫妻檔」。她倆夫婦於第二次到東京時，和秋瑾認識，彼此都相見恨晚。

王振漢對於秋瑾，更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相約以後共同進行革命工作。秋瑾這次回國，在上海短暫停留的時間，除光復會的事務外，她還做了不少的詩詞，也替中國女報寫文章，這些詩文都充滿才華和情感，很受男女讀者的歡迎。

徐錫麟的活動能力很強，又用金錢捐到滿清政府的一個「候補道員」的官銜，分發到安徽省候補。他很想將安徽浙江兩省的革命勢力，打成一片。他這回在上海遇到秋瑾回國，即將他在浙江方面已進行的工作，連同他所辦的大通學校及體育會等全盤交托給她；而自己就到安慶去和巡撫恩銘見面，恩銘派他做全省警察會辦，兼陸軍學堂監督，一切進行，都相當順利。然後秋瑾也回到紹興，接辦大通學校，並常與錫麟秘密通訊連絡。

一九〇六年（民前六年，光緒三十二）的嚴冬十二月，正是天寒歲暮的時候，秋瑾偕同一位熟悉浙江各地情形的同志，從上海出發，回到本省各重要州縣，連絡會黨及同志，秘密推進革命工作，收穫很有可觀。到第二年（一九〇七）的正月，便回到紹興府城接辦大通學校的事務，名義上她是「督辦」。在當時，一個女人出來擔任

學校的什麼監督或督辦，還是破天荒的事體。紹興府的知府貴福，雖是滿洲人，但對秋瑾也頗為重視，（正好像恩銘的重用徐錫麟，天下事真是「無獨有偶！」）以管學官的身份，親自到來參加學校的開學典禮。這一來使得紹興地方舊派人士，看不慣秋瑾的教育作風的，都不敢表示什麼反對的意見。

秋瑾除認真辦學之外，還提倡男女平權，命令女生們也和男生一樣，學習兵式體操，訓練她們的體格。並組織了一支「女國民軍」。下課後她自己常常穿軍服，帶同一些同學，騎着馬馳騁於紹興城內和郊外地方。少數學生家長對這件事雖不免有煩言，並使得部分女生退學，但秋瑾以提倡體育強身保種為理由，取得絕大多數家長的擁護。

刺恩案發碧血秋風

秋瑾以大通學校做大本營，一面辦教育，一面發展革命工作，暗中組織光復軍。正在進行得很起勁的時候，不料平地一聲雷，五月二十六日那一天徐錫麟在安慶刺殺巡撫恩銘的消息，傳播出來，全國人都為之震驚不已。三十五歲年紀的徐錫麟烈士就在當天晚上從容就義而死。秋瑾於第二天看到報紙上由電報傳來的新聞，她並不驚慌，但背着人的時候，却暗自飲泣，心中真悲痛到極點了。她一面抑止自己的哀痛，一面急調一部分光復軍，從嵊縣出發前來攻打紹興城，但已於事無補了。

安慶方面的滿清官吏，在搜查徐錫麟烈士的遺物時。發現他和秋瑾聯絡的許多書信和文件，認為秋瑾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革命黨人。於是急電紹興知府貴福請他派兵捉拿秋瑾，紹興府的官軍，在擊敗了匆促起義的光復軍以後，秋瑾終於就擒，成為貴福的階下囚了。

經過嚴酷的審問和痛苦的刑訊以後，秋瑾始終不發一言，絕不肯招供出她的同黨的名字，最後迫她寫供詞時，她只寫出這七個字：

「秋風秋雨愁煞人！」

最後秋瑾女烈士於六月初五日凌晨三時左右，就義於紹興城十字街的古軒亭街口，得年僅有三十一歲。

秋瑾被害後由吳芝瑛等將她的遺骸，歸葬於全國最美麗的湖山——西湖的西冷橋畔。題名「俠女遺阡」。秋家風雨亭，則建築在軒亭對面的臥龍山上。

國父 中山先生有輓秋瑾烈士一聯云：

「江石矢丹忱，多君首贊同盟會；

軒亭留碧血，恨我今招俠女魂！」

很沈憫地表現出革命領袖對這位中國第一個革命女英雄的軫念。

秋瑾女烈士遺下的兒女，後來都各自成立，女兒王燦芝，為人饒有母親的俠義性格，亦能詩能文，赴美學習航空，回國服務。並搜集她母親所作的詩文詞，合編為「秋瑾女俠遺集」。民國十八年在上海印行。